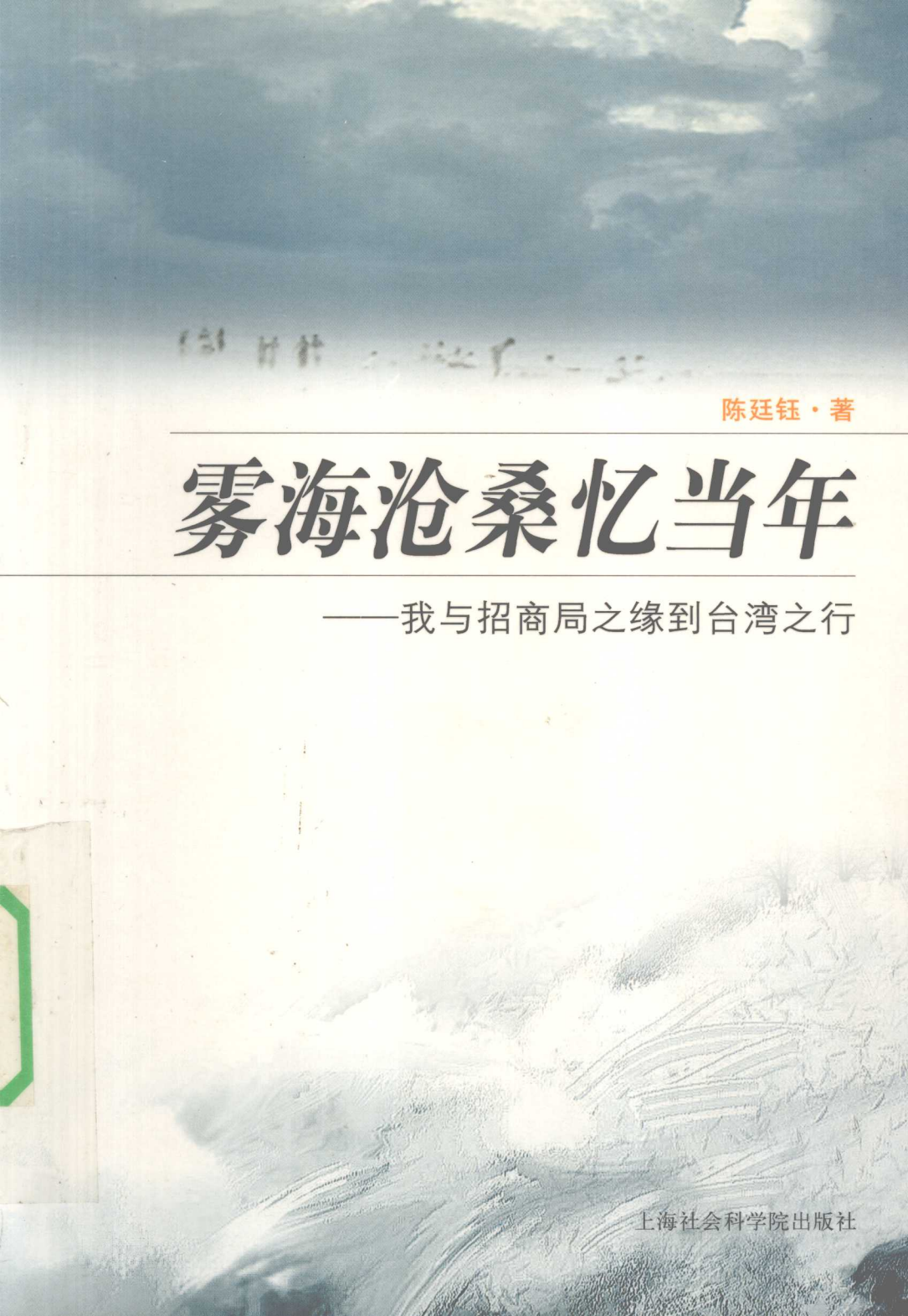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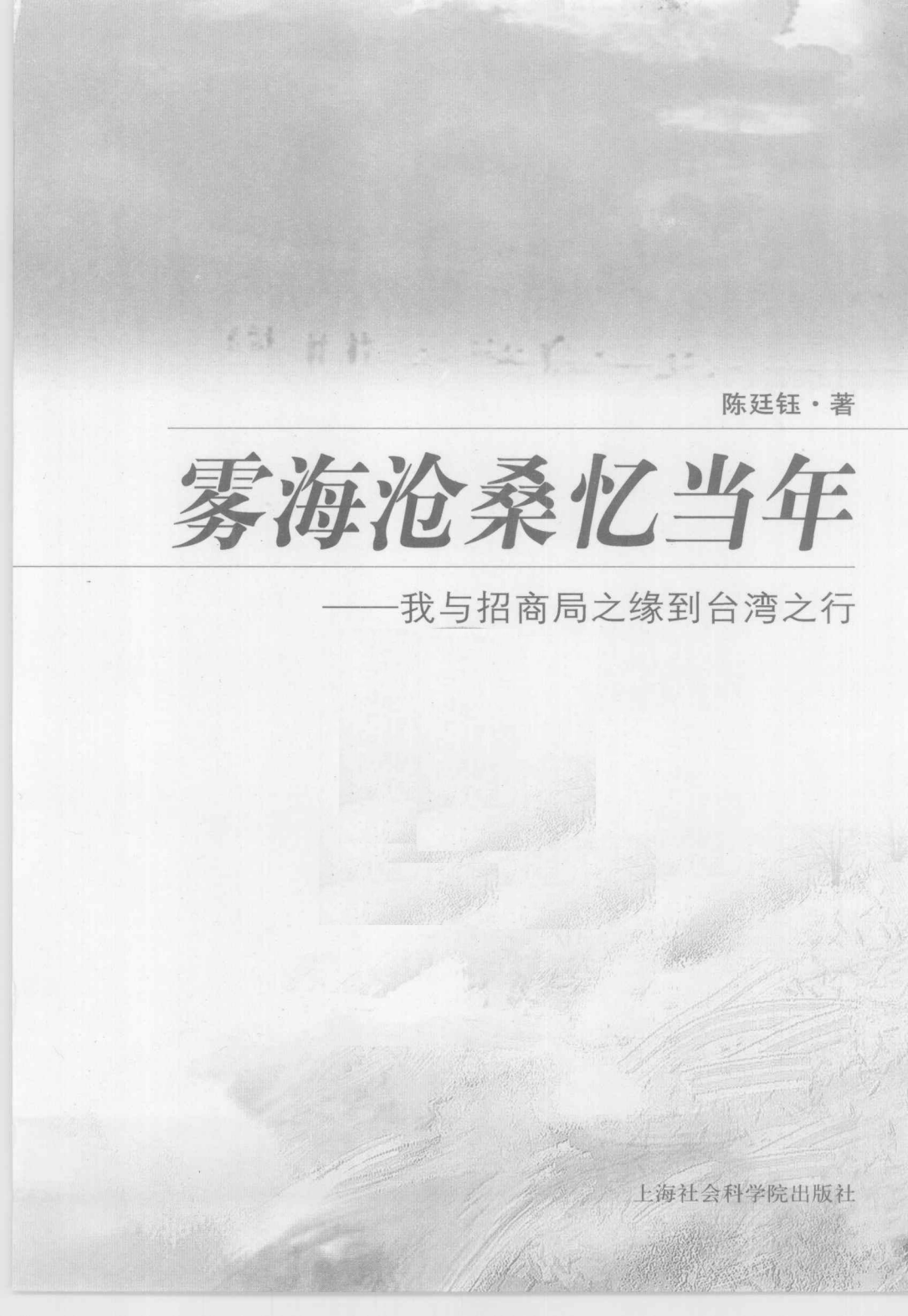


陈廷钰·著

雾海沧桑忆当年

——我与招商局之缘到台湾之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廷钰·著

雾海沧桑忆当年

——我与招商局之缘到台湾之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海沧桑忆当年:我与招商局之缘到台湾之行/陈廷钰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684-4

I. 雾... II. 陈... III. 陈廷钰-回忆录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446 号

雾海沧桑忆当年——我与招商局之缘到台湾之行

作 者:陈廷钰

责任编辑:吴芸茜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125

插 页:2

字 数:163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 1—2 000

ISBN 7-80681-684-4/I·12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寄托我对长眠于海峡

彼岸的父母与胞兄的哀思！

前 言

有人说：“往事如烟，但又并不如烟。”作为历史的教训，有多少往事值得我们去重数去记忆。

有多少亲朋故旧、良师益友值得我们去追思，去怀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父亲早年的上海招商局工作的老同事、当时的业务处长施乃徵的帮助下，我进入招商局的海轮进行航海实习，从此开始了我的航海人生。1948年冬淮海战役战事正酣之际，我和同班同学郭起棣一行三人离沪投奔解放区。也许是命运使然，我们在徐州华东交专学习时，校长于眉正好率大队南下接管上海招商局，由于我是上海招商局船上直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我当然地参加了南下的接管大队，这是1949年元旦刚过的事，当时我还只是21岁的青年学生。受首长重视和信任，在大军打过长江之前，我写过不少有关招商局的资料。过江后解放上海时我随于眉、邓寅冬同志率领的接管部队，在炮声中进入市区，使我有幸引领着王剑鸣同志（后来大连海运学院的党委书记）二人一起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下达军管会接管通令，这也使我经历了把封建官僚企业“招商局”转成为人民所有的历史时刻，令我永生难忘。

大队政委老红军邓寅冬同志和老八路董华民同志对我

的关心和爱护也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凭着对往事的真切回忆,我今天拿起笔来,把我所经历并从他们开始的新中国海运发展史实如实记录下来,虽然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但对有些同志来说也许会有裨益。

另外,我和父、母、兄一家四人也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台湾海峡阻隔,使我永远失去了他们,今生已永远无法再见了!今天特在自己所写的《雾海沧桑忆当年》特殊经历里去追思、去记录和怀念他们,借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1936年我九岁那年，父亲因家族在上海开设的呢绒店业发生困难，辞离委员长侍从室回到上海后把我从宁波乡下养父家中领回到上海家中。在离开宁波登上招商局的客轮“新江天”号时，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轮船。淡黄色的船身，奶白色的上等舱房和中间漆着一圈黄色如同带着金戒指一样的高大烟囱和在其两旁竖立着形如大烟斗似的通气筒，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开船时，天在下着细雨，船到镇海码头上了一些旅客后，不久就驶出甬江口。这时天色已黑，在雨雾蒙蒙中，船在不时鸣着汽笛，驶向雾海。轮船、雨雾和大海在我童年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印象却在我后来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上成了起点。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渊源——陈布雷先生和我的父亲	1
(一) 在上海《商报》馆时期	1
(二) 跟随蒋介石初期	2
1. 浙江省教育厅到委员长侍从室	3
2. 我父辞离侍从室	4
(三) 在抗日战争时期	5
1. 全家逃难到武汉	5
2. 布雷先生指示我父回侍从室参加西撤工作	8
3. 入川受阻后取道香港返沪	9
4. 在上海租界“孤岛”时期的生活	11
5. 珍珠港事件后布雷先生对我父的指示	13
6. 我成了全家入川的先行,在富阳过江后遇险遭 日军追击	14
7. 我在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学习造纸	19
8. 胜利前夕辞职离厂求学	23
9. 随校复员东迁江苏崇明岛	28
第二章 我和轮船招商局之缘	41
(一) 在父亲早年的招商局的同事帮助下,我进入招商局	41

(二) 在自由輪“海宙”號上的經歷	47
1. 初次到達台灣島的印象	50
2. 在台灣海峽遭遇狂風巨浪	52
3. 榆林港裝礦砂駛往日本途中	55
4. 對馬海峽的雨霧	63
5. 在南中國海遭遇颱風中心	71
6. 船內巧設“圓光”術，破解鑽戒失竊案	73
7. 在高雄港見到孫立人將軍陪同美軍顧問視察“海宙” 裝運青年軍情況	83
8. 目睹國民黨軍在葫蘆島港的潰退	87
(三) 驚聞陳布雷先生服藥自盡	89
(四) 1948 年的“江亞”輪沉船慘案	91
(五) 1945 年 10 月至 1949 年 5 月的輪船招商局	95
1. 船舶發展概況	95
2. 技術人員概況	99
3. 當時擁有的一批較有名望的技術人員	104
第三章 台海情結	105
(一) 離沪前台灣之行	105
(二) 離沪投奔解放區	109
1. 離沪前夕父親和我最後一次語重心長的談話	109

2. 在河南信阳穿越国共二军对峙区时遇险	111
3. 淮海战役尾声中在徐州融入南下的革命洪流中	116
第四章 重又回到轮船招商局	122
(一) 在解放上海战火中随大队领导进入市区	122
(二) 率打捞工程队到武汉和安庆打捞“中 104”艇和“江顺” 轮	129
(三) 我又回到海上	140
(四) 雾海夜航中“民主三号”沉船事件之后	145
(五)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150
1. 在“大跃进”中的经历	150
2. 在安徽庐江地区的见闻	152
3. 陈家祥船长和“跃进”号沉船事件	155
(六) 上海轮船公司时期	160
1. 习祥生船长与“中兴五号”轮被撞沉没事件	161
2. 在“和平 11 号”船舶工作队期间	165
(七) 十年“文革”期间	169
1. “文革”初期的经历	169
2. 在“知青”上山下乡和“干部四个面向”运动中的经历	171
(八) 长女陈洁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前后的遭遇	180

第五章 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	185
(一) 在厦门经济特区	186
(二) 兄弟久别重逢于香港	192
(三) 良师益友相隔 42 年之后重逢沪上	196
(四) 在沪陪同探望世交旧友忆陈珪同志事迹	198
(五) 魂系台北,一片苦心来沪投资的胞兄	203
(六) 赴杭州访问陈过同志	205
(七) 解放后我党接管上海轮船招商局后的几次机构变革	207
(八) 招商局成立 120 周年记	211
(九) 友谊长存于退休后的生活中	214
后记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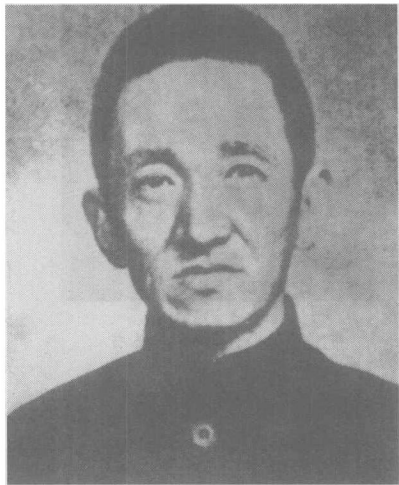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历史的渊源

——陈布雷先生和我的父亲

（一）在上海《商报》馆时期

我父亲陈秋阳，1899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宁波第四师范，与书法家沙孟海和陈布雷先生是先后同学，三人都是当时宁波名士冯君木先生的弟子。我父亲早年在上海招商局从事广告工作时，就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通科分管广告编选和审核的陈布雷先生常在一起，关系密切。后来布雷先生进他堂兄陈杞怀先生创办的上海《商报》馆工作时，把我父亲也一起带了进去。二人都未带家眷，租屋居住食宿在一起，布雷先生是总编，工作很忙，体质又弱，因此从那时开始，他



陈布雷先生

上海沧桑忆当年

的日常生活事务就由我父亲照料安排。

布雷先生文笔犀利,所写评论在当时很有影响和号召力,另外《商报》编写的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新思想,因此与支持军阀孙传芳的主编傅筱庵有了矛盾。这使《商报》好景不长,报社内的主要人物如潘公展等都离去了,于是布雷先生也由堂兄陈纪怀和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介绍给蒋介石。离开了《商报》馆。

(二) 跟随蒋介石初期

1927年初,布雷先生应蒋介石之请和潘公展联袂去了南昌,



布雷先生最亲近的秘书

左:陈秋阳先生

右:翁祖望先生(介石夫人翁郁文之父)

从此开始他作为蒋介石的秘书,步入本非所愿的政界为“官”之途。因平时须随蒋介石奔波于各地,就完全脱离了报界。我父也随着一起奔波,做些辅助工作,但二人仍非常留恋上海《商报》时期的生活。蒋介石曾征询过他是否愿意留在总司令部工作?布雷先生答以:“仍想回沪当记者。”蒋介石虽感他确实是非常理想的人,但也知道,急也无用,不能勉强,只得同意暂先回沪。不过与之约定须根据需要,得随时应召前来为他撰写文稿等。此时蒋介石为拉住布雷先生为其所用,与陈果

夫一起以国民革命名义作为入党介绍人使他也成了国民党员。

由于徐州战事失利，党内掀起责问之声。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北伐军司令之职，布雷先生为他写了《辞职宣言》交上海报社发表后，一起离开南京政府，回家乡慈溪小住。

1928年蒋介石重又上台回到南京，领导北伐。七月份布雷先生随蒋介石北上，为他撰写到北平率众公祭孙中山先生的《祭告总理文》。

1. 浙江省教育厅到委员长侍从室

从北平回到上海后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通过蒋介石同意，两次到沪拜访布雷先生，请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为了家乡教育事业发展，他不得不于八月份带我父亲一起到杭州，开始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职。

1930年底，在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时，因教育部长无合适人选，就自兼了教育部长，并提名陈布雷到南京担任教育部次长，这样他就不得不离开杭州到南京，开始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与蒋的关系更为密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辞去国府主席等职务，布雷先生也跟着辞职回到上海家中居住。1932年1



抗战前在十六铺终点站行驶英、法租界的有轨电车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51 ·
· 52 ·
· 53 ·
· 54 ·
· 55 ·
· 56 ·
· 57 ·
· 58 ·
· 59 ·
· 60 ·
· 61 ·
· 62 ·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
· 68 ·
· 69 ·
· 70 ·
· 71 ·
· 72 ·
· 73 ·
· 74 ·
· 75 ·
· 76 ·
· 77 ·
· 78 ·
· 79 ·
· 80 ·
· 81 ·
· 82 ·
· 83 ·
· 84 ·
· 85 ·
· 86 ·
· 87 ·
· 88 ·
· 89 ·
· 90 ·
· 91 ·
· 92 ·
· 93 ·
· 94 ·
· 95 ·
· 96 ·
· 97 ·
· 98 ·
· 99 ·
· 100 ·

月又应浙江省政府之请回杭州再次担任教育厅长,这次任职时间较长,我父带继母和布雷先生一家都搬到了杭州居住,其间蒋介石也曾多次召布雷先生前去为他撰写文章。直至1935年,蒋介石在武汉建立了委员长侍从室后,正式调布雷先生离开浙江省教育厅,前去担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我父也就跟着一起进了侍从室二处秘书组工作,另外和我父亲一起长期担任秘书工作的翁祖望先生是布雷先生的妹夫。抗战初期,蒋介石地位已趋巩固,权力更加膨胀,于是在军委会“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设立“由委员长直辖的侍从室”,其任务是“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委办公室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以资佐助”。所以一切重要事项的决策审定,就由侍从室来进行筛选或提供意见。侍从室成了超越军委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

2. 我父辞离侍从室

1936年底,布雷先生因身体虚弱,在南京家中养病,并未随蒋介石到西安去。1937年初,蒋介石在经历“西安事变”后,要布雷先生随他到杭州,住在西湖新新旅馆,为他撰写《西安半月记》。就在此时,我父也因家族在沪开设的呢绒店经营发生问题,要他回沪整顿,于是向布雷先生请求辞离侍从室。布雷先生也早有一起脱离政界回到上海报界的想法,因此也就同意我父先行离开侍从室再说,同时将他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支持了我父。并且再三叮嘱我父,“如果店业经营不下去时,可仍回到他身边工作”。这是他对我的关心,后来的事实情况证明了这点,而我父虽然职务上已脱离政界,但私人情谊上却从未间断过,继续帮助料理布雷先生在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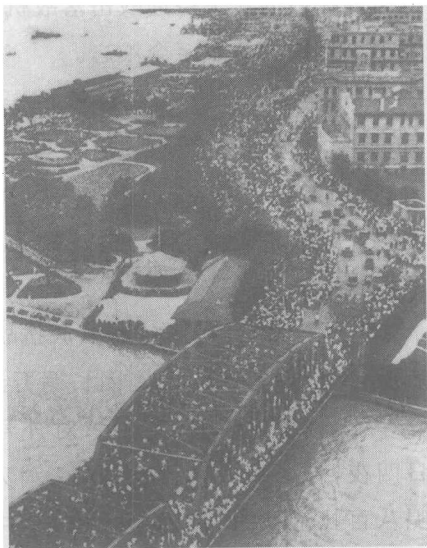
的家庭事务等。

(三) 在抗日战争时期

1. 全家逃难到武汉

我父亲从侍从室回沪后,把我从宁波乡下的养父家中领回到上海家中。他自己开始整顿开设在上海源昌路的福顺呢绒号,通过礼和洋行和美最时洋行,向英国和意大利进口了一批呢绒,同时加强了推销人员,联络市内各大西服店如王兴昌等,生意逐步开展起来。此时,继母患神经衰弱等病急需静养,为此父亲将店委托给他的季叔和店内副手,同时利用在杭州工作多年的熟人关系,自己在中国植物油料厂杭州闸口办事处担任了主任,从事江浙一带的植物油原料的收购和转运工作。我回到父亲身边后,也随继母住在杭州闸口念了一学期小学。卢沟桥事变后,我父从侍从室了解到日军将大举进攻上海。于是,他回沪将店从虹口源昌路搬迁到当时公共租界内的南京路保安坊,然后他再回到杭州。

8月9日,日军借口虹口机场二名日军士兵向我



日军轰炸上海,大量在虹口的中国难民从白渡桥涌入英租界。

机场卫兵挑衅被杀事件,向上海市长俞鸿钧施压,一面从日本增调兵力,一面由日本总领事冈本正季向上海市长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和警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刻退出上海,交由日军接管。”必须在13日中午之前答复,被俞市长毅然拒绝。正当英国总领事代表各国领事向中、日双方进行调处时,日军就在8月13日上午9时开始炮击中国军队阵地,至此淞沪战事正式爆发。

8月14日,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并自兼总司令,调集嫡系部队到第一线作战,由陈诚担任前敌总指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到8月16日,将在浦东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全部歼灭。中国空军也从杭州笕桥起飞勇敢出击,三天内击落日机44架,消灭了日本精锐的“木更津”航空队。我们全家在闸口看到敌机轰炸刚建成的“钱江大桥”。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孙桐岗等在钱塘江上空迎战击落敌机时,一团团火球坠入江中,老百姓拍手称快的情景至今难忘。

自日军在金山卫、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占松江石湖荡大桥后,沪杭铁路就被切断。8月23日,日军的海陆空军疯狂向宝山、罗店发动进攻,上海市中心租界以外地区相继陷入敌手。由于我父已将店迁至英租界,并未造成多大损失,才得以在租界内继续营业。

9月上旬宝山失守后,淞沪抗战在激烈进行中为掩护大部队后撤,七十一军524团副团长谢晋元坚守上海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他率领410名官兵,对外号称八百壮士,与日军激战四日四夜,打退敌人几十次进攻,消灭日本鬼子200多名,当时歌唱八百壮士歌曲,传遍全上海、全中国,这歌曲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永久难忘: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